

齊邦媛《巨流河》選讀

班級：_____座號：_____姓名：_____

第一章 歌聲中的故鄉

1 生命之初

我生於一九二四年元宵節，在家鄉遼寧，這時經常是攝氏零下二、三十甚至四十度的天氣。我母親在懷孕期間生病，所以我是個先天不足的嬰兒。出生後體弱多病，快滿周歲時，有一天發燒，高燒不退，氣若游絲，馬上就要斷氣的樣子。我母親坐在東北引用灶火餘溫的炕上抱著我不肯放。一位來家裡過節的親戚對她說：「這個丫頭已經死了，差不多沒氣了，你抱著她幹什麼？把她放開吧！」我母親就是不放，一直哭。那時已過了午夜，我祖母說：「好，叫一個長工，騎馬到鎮上，找個能騎馬的大夫，看能不能救回這丫頭的命？」這個長工到了大概是十華里外的鎮上，居然找到一位醫生，能騎馬，也肯在零下二、三十度的深夜到我們村莊裡來。他進了莊院，我這條命就揀回來了。母親抱著不肯鬆手的死孩子，變成一個活孩子，一生充滿生命力。

在那個時代，初生嬰兒的死亡率據統計是百分之四十左右，我那樣的生命很像風中的一盞小油燈，母親的呵護，還有命中這些「貴人」圍成燈罩似地為它擋風，使它不致熄滅。

不久，這位醫生又到我們村莊來醫病。母親抱我去看他，說：「這孩子是您救回來的，她爸爸在德國唸書，還沒有給她取名字，您給她取個名字，紀念這個緣分吧！」這位醫生為我取名「邦媛」，在我生命之初，給了我雙重的祝福。

我長大後知道此名源出《詩經》〈君子偕老〉：「子之清揚，揚且之顏也。展如之人兮，邦之媛也。」前幾年有位讀者寄給我一頁影印自宋朝范成大《明湖文集》的文章，居然有一段：「齊邦媛，賢德女子……。」我竟然與數百年前的賢德女子同名同姓，何等榮幸又惶恐！在新世界的家庭與事業間掙扎奮鬥半生的我，時常想起山村故鄉的那位醫生，真希望他知道，我曾努力，不辜負他在那個女子命如草芥的時代所給我的慷慨祝福。

2 鐵嶺齊家

我的幼年是個無父的世界。兩歲時曾驚鴻一瞥看到父親，風雪夜歸，凌晨又重上逃亡之路。隔了一天，我祖母、母親帶著哥哥和我，逃到一個比我們村莊還小的小村

子親戚家躲了一些時日，因為張作霖的軍隊在搜捕參加郭松齡兵變的齊世英，要把他一家都抓了殺掉。而我在那兒卻每到天黑就哭喊著，「我要回家！我要回家！」使得她們加倍困苦，又怕連累別人，只好回家，聽天由命。

鐵嶺齊家，在十八世紀初由山西徐溝縣（現併入太原市）到奉天（瀋陽）任職文官開始到落戶，到我父親是第八代。莊院位在范家屯西邊的小西山，距離中東鐵路的亂石山站大約五里，家產約有四百晌（東北話讀作「天」）田地（一晌約十畝），在當地算是中等大戶。

我祖父齊鵬大，共有四兄弟。少年時，他不願在鄉下守著家產做「莊稼人」，跑去讀軍校，出身保定老速成學堂。之後在張作霖的奉軍裡由營長作起，又從團長升為旅長，二十多年對張大帥忠心耿耿。我父親是他的獨子，留學德國回家，滿腦子救國救民的新思想，竟參加郭松齡反張作霖的革命行動，從天津揮兵出山海關到兵敗，只有一個月。那時我祖父駐防河北保定，並不知情，奉軍上下認為張大帥一定會殺我祖父，誰知他居然對部下說，「父一輩，子一輩，不要算那個帳，齊鵬大跟我這麼多年，對我沒有貳心。他兒子混蛋，留洋唸書唸糊塗了，但是不要殺他爸爸。」後來我祖父在一次小戰役中受了輕傷，染了風寒而死，去世時只有五十歲。張作霖出身草莽，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壯與義氣，不與日人妥協，在皇姑屯火車上被日人埋伏炸死，結束了傳奇式的軍閥時代，留下東北那麼大的局面；其子張學良繼承名號、權勢及財富，但是沒有智慧和尊嚴，東北自主強盛的希望也永未實現。

我的祖母張從周是滿族人，十八歲由鄰村嫁來齊家，生了一子兩女，祖父從軍之初她隨夫駐防各地，後來因為家產需人照料而回鄉定居。祖父母的莊院是祖母獨自撐持的家，由她與我母親，這兩個長年守望的寂寞女人，帶著三個幼兒、二十多個長工，春耕秋收過日子。我跟著哥哥滿山遍野地跑，去拔小西山的棒槌草、後院的小黃瓜、黑漿果……，冬天到結冰的小河上打滑溜，至今印象清晰。祖母是位雍容大度、溫和仁厚的人，對我母親——她獨生子的媳婦，充滿了同情與憐惜。但是在那個時代，她也是由媳婦熬成婆的，她知道哪些規矩不能改變，所以雖然她對媳婦好，絕不找麻煩，對她說話聲音也很柔和，但規矩還是規矩，雖然家裡有許多長工與傭人，但公婆吃飯時，媳婦必須在旁垂手侍立，這是「有地位人家」的樣子。祖母對我最為憐惜，命也是她救的，後來我到北平西山療養院，害她流了許多眼淚，至今我仍愧疚地記得。

爺爺回家是件大事，那年代官威很大，門口站著四個盒子炮（衛兵）。衣食講究很多，稍不合他標準就發脾氣，全家都似屏息活著，直到他返防駐地才敢喘氣。我父親說祖父也頗有新思想，但太權威，沒有人敢和他辯論。我出生不久，爺爺由駐防地回家，看了一眼炕上的棉被包著個小嬰兒，他威風凜凜地在大廳上坐下說，「把那個

貓崽子丫頭給我拿來看看！」不知是什麼原因，那個不必「抱」的不足五斤重的嬰兒竟激發了他強烈的保護天性，他下令「誰也不許欺負我這個孫女！」（尤其是我哥哥，他那壯碩的長孫）那雖是個重男輕女的時代，齊家人口少，每個孩子都寶貴，這道軍令使我在家中地位大增。

祖父在軍中，四十「壽誕」的禮物是一個二十歲嬌弱清秀的侍妾。他移防或者去打仗的時候就把她送回老家。不久，她染肺病死，我祖母很照顧她，把她新生的男孩（取名齊世豪）帶大，這個小叔叔和我同年，常常一起玩，經常受我哥哥和堂哥們的戲弄。小叔在我祖母呵護中長大，華北淪入日軍手中後，他高中畢業被徵參軍，有一天穿著日軍制服在一個鄉鎮巷內，被中國的反日地下工作者由背後槍殺。

祖母寂寞抑鬱一生，獨子十三歲即離家去瀋陽、天津、日本、德國讀書，只有暑假回來，留學回來又參加革命，從此亡命天涯，一生分離直到她去世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，她帶兩個姑姑和小叔到北平去住。她中年後經常臥病在床。我兩位姑姑出嫁後原來很好，大姑姑（大排行稱「四姑」）齊鏡寰，曾隨夫石志洪去日本留學，有智慧亦有膽識。一九三三年後，我父親回北方組織領導地下抗日工作那幾年，一直到抗戰勝利之前，她曾多次在北平火車站等地掩護地下工作者出入山海關；每次接送人都說是她的表弟，車站的人熟了，曾問她：「你怎麼那麼多表弟？」其實心中大約也明白，大家都恨日本人，沒有人點破，而且她常常抱著小孩子，逢年過節不露痕跡地送禮。在台灣還有幾位「表弟」記得她，非常欽佩感念大姑姑。抗日戰起，兩位姑父因曾參加抗日工作，不能留在淪陷區，都與我家一起去大後方，先後病死重慶，兩位姑姑帶著七個孩子留在北平，與我祖母同住，盡了一切孝道。祖母因癌症逝世時，只有六十四歲。那是抗戰的第一年，我們在南京淪陷前二十天逃到漢口，稍作喘息，又奔往湖南湘鄉，住了半年，又千辛萬苦地由湘黔公路跋涉數千里到了四川，之後在重慶才輾轉得知，那時祖母已去世一年了。我父親終生深感歉憾。

3 牧草中的哭聲

我外祖父裴信丞是漢人，外祖母是蒙古人，住在距我家二十里外的小鎮新臺子。外祖父是位富紳，家裡開了磨坊，田產很多。一九〇四年，他陪一位縣督學蔣先生到「范家屯小學」視察，對小西山村來的齊氏兄弟齊世長（世英的二堂哥）和齊世英印象深刻：兩人立志升學，長大了要報效國家。那天，在修身（公民）課上，他們聽見身量瘦小的齊世英問老師，為什麼日本人和俄國人（日俄戰爭，一九〇四～一九〇五年）在我的家鄉打仗？他小時上私塾時，看到南山頭的砲戰，俄國人跑了，日本人得勝，停戰之前日軍曾在我家莊院駐留一、兩個月，直到我祖父派人回來。幾年後，裴

家與蔣家託地方上體面人士來提親；蔣督學的女兒和我二伯父同歲，裴家小姐毓貞與我父親同齡，在容貌上可說都是俊男美女，家世亦門當戶對，雙方家長同意就訂了婚。那時我父親與二伯父已去瀋陽唸中學，沒有表示意見的機會。暑假中，我父隨家中長輩到新臺子鎮去，說想看看裴家莊院種的東北稀有的葡萄樹，就看到我十四歲的母親。她對那見過一面的未婚夫印象不錯，覺得比嫁給鄉下丈夫好太多了，大約有一些美夢，想的只有美好的一面，從此對外面世界也有相當憧憬。

我父親自幼年受二伯父的影響最大。二伯父比他大四歲，充滿了新思想。辛亥革命的消息傳到瀋陽，他就剪了辮子，九歲的弟弟很羨慕，也自己剪了辮子。他跟著哥哥去總督府前參加請願開國會，跪了好幾個鐘頭。初中的時候，因為不滿學校的課程，兩兄弟私自到天津考上英國教會辦的新學書院，之後又赴日求學。我父親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官費，進東京一高，一年後分發到金澤第四高等學校。就在十九歲那年暑假，家中召他回去娶媳婦——祖母生病，家中需人持家。父親不肯回去，祖父請一位堂叔專程去日本說服他回家，或者是把他捉回家。我父親一直到老了還跟我們講，那時若要他結婚，他有幾個條件，第一，不要跪拜、不穿紅衣、臉不蓋紅布，他要騎馬，不坐轎。第二，他要把娶了的媳婦帶到外國，跟他一起讀書。如果答應，他就回來；如果不答應，他就不回來，家裡都答應了。等他回家，除了讓他騎馬之外，其他全按老傳統辦。他一個月後就又去日本。

我母親十九歲嫁到齊家之後，十年間沒有離開過那座莊院有形和無形的門。我父親是獨子，傳統中所有媳婦該做的事她都得做；稍有空暇就得裁製衣服、納鞋底、繡鞋面，最舒心的是繡枕頭，自己畫花樣。她沒有朋友，沒有所謂社交，每年能回兩次二十里路外的娘家已感天恩浩蕩了。在我記憶中，在家鄉的母親，不是垂手站在桌邊伺候祖父母吃飯，就是在牧草中哭著。十年間，我父親曾在暑假回去過四、五次，最多住兩、三個月。有一年，我母親懷孕很想吃櫻桃，那時櫻桃只在每年七、八月收成一次，在鄉下就有挑擔子的小販，從鎮上到各鄉村兜售。有一天小販來到村子口，我那二十一歲的父親就跑到村口去買，沒袋子裝，就用長袍的大襟兜著櫻桃回來。那一兜櫻桃，從村口走到莊院，九年中支撐她許多孤寂的歲月。

這一年，他從日本回家過暑假，說毓貞這名字俗氣，為她改名為純一。

後來，他從日本直接去了德國，平安家書和照片都是寄給祖父母的，開端寫著「父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」，信尾題我母親的名字，「同此問好」。那時大約不好意思或不敢寫所謂情書私信給妻子，兩個同齡的人在成長過程走著全然不同的路。女子留在家鄉，莊院屋子是忙不完的家務；灶邊烹煮三餐，過年前擦亮上供的器皿，不斷的節慶準備，洗不盡的鍋、碗，掃不完的塞外風沙……。到了十月，看著長工將大白菜、蘿

蔔放進地窖，一年又將盡。而那十九歲男子，在廣大的世界，縱情於書籍、思想，參與青年人的社會、活動……，兩個人的路越走越遠，她已無從想像他遨遊的天空如何寬廣深遠，兩人即使要傾訴情愫，已無共同語言訴說天淵之別的人生經驗。

支持著母親在孤獨等待中活下去的，主要的力量當然是哥哥和我的誕生。好似留下信物或者替身，父親每年暑假回家，第二年春天我哥哥振一出生，再兩年春天生我，三年後我的弟弟振道出生。在人丁稀少的齊家，我們的出生有太大的重要和意義。但是在那個年代，醫藥落後，幼兒的死亡率很高，我弟弟三歲那年在室內跑跳，雙手按上了火爐，帶去瀋陽治燙傷，住在姑姑家被表妹傳染了腦膜炎，十四天後就死了。

我母親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實，哭泣自責，漸漸陷入精神恍惚的狀態。在傳統社會，一個年輕媳婦「沒事」就哭，是很不吉祥的事，她只有趁黃昏伺候了晚飯後，在夕陽餘光中躲到牧草叢中哭泣。後院空地上長滿了一人高的牧草，從春天雪融時的嫩綠到降雪時的蒼茫，庇護著她壓抑的哭聲。雪融之後，她還帶著我去一里路外的祖墳，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墳上痛哭。我記得祖墳四周種了松樹，在初春的風中猛烈地搖撼，沿著老墳周圍則開滿了粉紅色的花，在我母親哀切幽咽的哭聲中，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帶回家，祖母說是芍藥花。我長大後每次見到芍藥花，總似聽到母親那哀傷壓抑的哭聲。它那大片的、有些透明，看似脆弱的花瓣，有一種高貴的嬌美，與旁邊的各種野花都不一樣；它在我日後的一生中，代表人生許多蔓延的、永不凋謝的，美與悲傷的意象，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。

母親從祖墳回家後，常呆呆傻傻地坐在炕沿，雙眼茫然看著窗外，連祖母喊她有時都聽不見。每年清明上墳之後，大地解凍，生出許多蕨草，有一種名叫「曲末菜」，苦澀鮮嫩，村中女子都去小河對岸荒地挖曲末菜，我當然高興跟著。到了荒地，看一陣陣人字形的雁群由南方飛回，雁聲淒楚。母親常常站起來，癡望許久，等人都走光了才回家。

4 辭鄉

有一天早上，我姥爺突然來拜望我祖父母。有人到新臺子去，告訴他，女兒毓貞前兩天在給公婆煮早飯時，失神落魄，手隨著柴火伸到柴灶裡去，連疼痛都不知道……，她已經失神落魄好久了。而且，還聽南京來人說，我父親與一些時髦的留學生住在一起，男男女女都有。姥爺終於得到我祖父母同意，允許他送我們母子三人去南京與我父團聚。如果父親不收留，他再帶我們回娘家。我清晰地記得那年秋天，樹葉子差不多全掉了，高粱地也收割了，兩個長工套上馬車，把我們送往五里外的火車站，「亂石山站」——那一帶的山石用來供應鋪設境內鐵路所需的石頭。為了上京，我穿了件

全家到瀋陽做的，紅底閃藍花棉袍，興奮極了。

馬車出了村口不久，路旁就是一排排禿山，亂石嶙峋，一棵樹也不長，我就問，「媽，這叫什麼山？」已被我各種問題吵了一早晨的她就說，「這叫『鬼哭狼嚎山』」。這個山名加上我母親的神情，讓我牢牢地記著。

如今，她去投奔一個已離家多年的丈夫，牽著兩個稚齡兒女，走向數千里外一個全然無法想像的大城；在那裡沒有家人，連親戚都沒有，心中的惶惑、畏懼，豈不正如進入鬼哭狼嚎的世界？她知道前途未卜，但也絕不願再回到那已度過十年隔絕孤寂的塞外小村裡，過活寡似的生活。我一生對文學的熱愛和觀念，其實是得自我那沒有受過中學以上教育的母親，她把那蒼莽大地的自然現象、虎狼豺豹的威脅，和那無法言說的寂寞人生化作許多夏夜的故事，給我童年至終身的啟發。她的鄉野故事有些是溫柔的盼望和悲傷，有些充滿了人心的悸動。如同鬼哭狼嚎山，毫無修飾、強烈地象徵著她那時對南方大城的畏懼，和對自己命運的憂慮。

我童年最清晰的記憶是姥爺牽著我哥哥，媽媽牽著我從瀋陽上火車，火車沒日沒夜地開著，車窗外是無止境的莊稼地，秋收已許久了，黍稷和高粱稈子都刈割淨了。除了稀稀落落的防風林，看到天邊，都是黑褐色的泥土地。姥爺說，明年三月解凍了才能翻耕。

出了山海關到北平，轉津浦鐵路到南京，火車走了三天兩夜。在下關車站，她透過車窗從火車進站濃郁的白色蒸氣裡，看到月台上等著的那個英俊自信、雙眼有神的陌生男人，正挺拔地站著（直到晚年，他的腰板始終挺直不彎）。蒸氣漸散，從車門走下來的則是他十九歲時被迫迎娶的妻子；此時，她腳步遲疑，牽著我的手像榆樹落葉那麼顫抖，娟秀的臉上一抹羞怯的神色遮住了喜悅。到月台上，站在她身旁的是兩個穿嶄新棉袍的鄉下孩子。

姥爺在南京住了十來天，就又坐上火車回關外老家去了，他臨走的時候，我媽媽哭得難分難捨。姥爺和姥娘生了四個兒子才生這個女兒，手心裡捧著長大，如今他要把她留在南方這舉目無親的人海裡了。那些年，媽媽常對哥哥和我說，「你們若是不好好讀書，你爸爸就不要我們了。」

我很小就懂得憂愁，睡覺總不安穩。夜裡有時醒來，聽見隔室爸爸輕聲細語地和媽媽說話。他的聲音溫和沉穩，我就安然入睡。

我到南京不久就被送到附近小學上一年級。剛從東北鄉下出來，長得瘦小，人又很土，南京話也聽不大懂，第一天上學，只聽懂老師說：「不許一會兒喝水、一會兒撒尿的。」覺得上學很可怕。好不容易，有幾個朋友，有一個同學對我表示好感，送了我一塊紅紅綠綠的花橡皮，我在鄉下從來沒有看見過，好高興。過了兩天，他不知

道什麼事不高興，把橡皮要回去了，令我非常傷心。我到今天還記得那塊橡皮，所以我開始旅行時，到世界各地都買漂亮橡皮。

另一個印象深刻的事，是那年初春雪融的時候，上學必須穿過那條名為「三條巷」的巷子，地上全是泥濘，只有路邊有兩條乾地可以小心行走。我自小好奇，沿路看熱鬧，那天跟哥哥上學，一不小心就踩到泥裡，棉鞋陷在裡面，我哥哥怕遲到就打我，我就大哭，這時一輛汽車開過來停下，裡面坐著我的父親，他叫司機出來把我的鞋從泥裡拔出來給我穿上，他們就開車走了。晚上回家他說，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務車上學，公務信紙有機關頭銜的，我們也絕不可用。一則須知公私分明，再則小孩子不可以養成炫耀的心理。

在我第一次挨打（似乎也是僅有的一次）之後，他也是用同樣的語氣告訴六歲的我，這裡不是可以滿山遍野跑的鄉下，城市公園的花是不能摘的，摘了更不能一再撒謊，「我打你是要你記得」。這最初的印象，使我一生很少說謊。即使要跟人家說一點善意的謊話，都很有罪過感。

——出自《巨流河（十萬冊紀念版）》
<https://readmoo.com/book/210110374000101>

任務一：上列文章是齊邦媛女士自述身世之作，請問她從哪些面向敘述？

任務二：文中作者說了許多家庭故事，哪一個故事令你最為印象深刻？為什麼？

任務三：請略述你的身世與家人。

任務四：請說一個屬於你的家庭故事。

